

新书馆

费兰特：带着骄傲谈论女性的复杂性

■ 李颖

“碎片”是母亲留给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一个方言词汇。它代表,当一个人遭受各种矛盾情感的折磨时所感受到的东西,是内心沉渣浮起,五味杂陈的滋味。

在《碎片》(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一书中,这个词是指女性特有的一种神秘且难言的体验。本书是通过采访和书信的方式记录了作者心中涌现过的“碎片”。

书中,费兰特毫不保留地分享了自己对写作风格和主题的探索过程,并回顾了自己经历的自我怀疑与突破。这些对话完整展现了古希腊神话和城市记忆对其写作的影响,还指出了女性在当今社会地位以及写作方面的困境,并阐述了自己对大众媒体的看法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应该保持的关系。

匿名、作者与作品的关系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2011年至2014年,作者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随着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无数媒体相继涌来,但作者从未在媒体前露面。埃莱娜·费兰特只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个谜,作者的性别也是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那么,费兰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费兰特选择匿名是因为她想拥有一个隐蔽的角落来写作,匿名可以帮助她更好地审视自己,更诚实自由地表达。

她不愿参与书本的推介工作,认为媒体更关注作家的知名度和光环,以及他们的私事和争议。“诗人不是自己,诗人没有自己,没有身份,也可能没有任何诗意。”她借用济慈这段话表明应当把作者和作品分开,希望打动读者的只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因为有作者的介入。

她十分尊重读者的感受,相信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来填满她不在场留下的空白。她认为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就不需要作者

“碎片”是指当一个人遭受各种矛盾情感的折磨时所感受到的东西,是内心沉渣浮起,五味杂陈的滋味。在《碎片》一书,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毫不保留地分享了自己对写作风格和主题的探索过程,并回顾了自己经历的自我怀疑与突破。这些对话完整展现了古希腊神话和城市记忆对其写作的影响,还指出了女性在当今社会地位以及写作方面的困境,并阐述了自己对大众媒体的看法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应该保持的关系。

了。作为旁观者,她好奇每一位读者读完后的感受,哪怕是基于文字对她产生的误解,她也全部接受。她愿意给文本里隐藏的东西以无限可能,认为只有读者才能点燃语言的导火线。

界限、逃离与救赎

费兰特喜欢写“消失”的主题。《我的天才女友》开篇就写莉拉想要将自己隐身、抹去过往存在过的所有痕迹,于是设计了一场有计划的失踪。为什么费兰特笔下的女主人公很多时候都想要消失呢?因为在她看来,女性周围总是会形成许多限制她们的东西。例如,已婚的埃莱娜注定无法像她丈夫一样花费大量时间在自己的个人学业上,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却不利于女性学业和工作技能的提升。恍惚间,无数碎片向她们涌来,这些碎片有的有用,有的没用,有的有益,有的有毒,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

女性头脑里的这些碎片和齏粉无法形成答案,只会让人难受,于是很多时候她们都想要“隐身”,以消失的方式避免面对自己不想面对的生活。可是逃离毕竟不是上策,女性如何在迷宫里寻找到出路,又如何找到一条线索,让人不仅能迷失,也能掌控自己的迷失呢?

费兰特给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方向,或者说她对于自己有更高要求和使命感。她认为写作者应该讲述一些真正的故事,能够挖掘女性内心深处的疼痛,而不是去思索“正确的方式”。“那不勒斯四部曲”就是遵循这个原则,详尽叙述了两位女性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中出现过的虚荣与脆弱,嫉妒和利用。费兰特认为描写真实不是一种缺陷,创作者要敢于触及女性生活最深层、最阴暗的故事,被看见才有可能产生奇迹。她还认为我们要带着骄傲去谈论女性的复杂性,就好像这种复杂性就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不要逃避、不要遮掩灵魂中丑陋的部分,以一颗健康的心态正视、接纳全部的自己,才有可能在痛苦、复杂的情绪迷宫里脱身而出。

其实,要保持个性的不仅是创作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观察自己、接纳自己、勇敢地面真实的自己。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掌握迷失的艺术。

女性写作、探索与困境

在青年时期,费兰特认为伟大的小说家都是男性,他们的作品更引人入胜,要学会像他们那样讲故事。但是在20世纪,女性文学的出现帮助费兰特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费兰特认为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是

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练习训练才能获得的技能。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的限制,女性在写作上面临诸多困境——家务与育儿等家庭事务总会落到女性头上,女性是带着愧疚感写作,同时由于女性活动范围的限制,女性写作的题材也会不如男性广泛。

在本书中,费兰特肯定了女性写作的重要意义以及不可替代,并为我们提出了几点需要警惕的地方:首先,要防止男性对女性想象力的殖民。我们是看着男性作家的书长大的,熟悉他们象征的世界,但这却不一定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敢于打破既定、刻板的模式,书写女性的心声。其次,要深入挖掘女性的不同,要相信女性的独有体验同样珍贵。我们应该打造女性自己的传统,从优秀的女性文学榜样中汲取养分,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最后,我们要保持抗争,保持抵抗。女性的处境仍然非常糟糕,为了跻身由男性把持的领域,体面地进行写作,我们还需要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需要各个领域的女性进行不懈的努力,需要女性积极思考,并采取行动。

文学、亏欠与虚荣

写作总是会攫取别人的东西,我们未经他人授权汲取了其他人的写作、生活,还有他们最隐秘的情感。

费兰特在书中多次提到“写作是一种亏欠的占有”,这样的态度看出作者的谦卑,她并不是傲慢的旁观者,而是心怀感恩,善待笔下的每一个人。当她说出“写作是一件虚荣的事”,我仿佛看到一个一直趴在书桌旁写作的女生,笔耕不辍、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心中真实的文学,外界的名声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她始终能坦诚面对自己,致力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读费兰特的书,很难不为她的真诚所打动。她有天赋而不恃强,仍然努力地热爱与追求着写作。这便是她在小说里能创造出战战兢兢终获自信的莱农、桀骜不羁的莉拉的原因。



■ 黄婷

在前不久的南京开车撞人事件中,当网友得知被撞的女性是开车人的前妻时,认为是前妻出轨了,“老实”的丈夫才会撞人的谣言开始出现在网络上,并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再次将污水泼向了女性。但后来事实证明,反倒是女方此前在婚内多次遭遇家暴,离婚后还遭到男方多次骚扰。这种情形让人愤慨又无奈,似乎每次出现女性被伤害的事件,总有人下意识会觉得是女性的问题。

类似的故事出现在《西风的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一书中。《西风的话》是作家须一瓜的中篇小说集。虽然书的类别主打的是“悬疑·罪案”,书封上也有“你以为是凶手未必是凶手,你以为是自杀大多是他杀”的句子,引发人的无限遐想。但是比起悬疑部分,作者对女性困境的描写更让人印象深刻。四篇小说分别对应了女性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讲述了四位不同年龄的女性遭遇的艰难处境,暗合现实却比现实更残酷,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引人深思。尤其是《第三棵树是和平》这篇,给人以不少冲击。

这篇故事里,妻子孙素宝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丈夫杨金虎。不管是处理这起案件的法官和律师,还是千里之外的杨金虎老家的人,都下意识地认为是孙素宝长得太漂亮不安分,被丈夫发现后动了杀意。但后来,女律师戴诺无意发现孙素宝长久以来都遭受了杨金虎的家暴和性虐待。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打死的孙素宝这才痛下杀手。戴诺到两人老家取证,人们以“丈夫打妻子是很正常的事”为由,拒绝作证。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孙素宝还是被执行了死刑。其实在故事结尾的前几页,我还一直期待会有转机,孙素宝可以被判死缓,和女儿见上一面。然而没有反转的悲剧让人更痛心。女性想要反抗不公的待遇,似乎总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让我不禁想到电影《前程似锦的女孩》的结尾。前程似锦的医学生妮娜在一个聚会上被门罗性侵犯,并被围观的人拍下视频在同学间传播,走投无路的她最后选择了自杀。同学凯西想为妮娜报仇仇无门,最后只能“故意”让自己被门罗杀害,从而让警察有了抓捕门罗的证据。电影看完后,我心里有些沉重,女性想要寻回正义总是困难重重,甚至得做出牺牲自己的准备,为什么人们下结论前不愿意听她们的遭遇,帮帮她们?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电影的缓冲,我在看到孙素宝的结局时,并不觉得意外。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不少。之所以没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已经被大家习以为常,或者想当然认为问题出在女性身上。女性在酒会上被性侵,一定是她们自己喝醉了;妻子被丈夫家暴,一定是妻子做了不好的事情,惹丈夫生气了;女性被性骚扰了,一定是因为她们太漂亮或者穿着有问题……世俗的偏见太强大,容不得人去打破。

不知是作者有意还是无意,书中出现的女性角色处境几乎都不算好。作者有时虽着笔不多,却能让人想象出这些女性角色背后的故事。《西风的话》中的苏青芒被后母嫌弃无家可归,被迫与有恋足癖的继父生活在一起;女律师戴诺在以男性为主的法院举步维艰,且时常被看轻;孙素宝的一个好姐妹因在城市务工被霸最后跳河自杀;《穿过欲望的洒水车》里的洒水车司机需时常忍受男同事粗鄙的玩笑……

《西风的话》的封面是两只伸向女性的黑手,腰封上是“谁能给黑暗中的女性一点光明?”的发问。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正如看到一些女性为了获得公正的结果无果,反而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时,那些仍处于黑暗中的女性是选择退缩还是奋起反抗?事实上,拯救女性的首先是女性自己。当认识到自己遭受的处境不同寻常,当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用合理的手段抗争,更多身处黑暗的女性就能看见希望,她们也能被更多人看到。

《西风的话》：揭示黑暗是为了找寻光明

阅读提示

除了著有《为女权一辩》的理论写作,英国现代女性主义奠基人、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是一名作家、小说家。她的小说基于个人经验而展开对于女性生存困境,女性与家庭亲人关系的探索。在她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窥见另一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更加感性,不回避她的困惑与感伤,呈现出一个真实人的状态,而非一尊神圣不可亲近的女性主义偶像。

■ 谢鹏

作为英国女性主义先驱、哲学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论著、论文已为人们熟悉。她强调女性理性能力的培育,强调教育对于女性地位改善的重要性;她关注、思考法国大革命,敢于与埃德蒙·伯克同时代有影响力的男性政治哲学家辩论。在她的阅读经验里,读书不是消遣,而是“专注于需要理解力的著作”;她认为婚姻的基础应该是友谊与尊重,而不是爱情,这使得她对于爱情婚姻有种异乎常人的冷峻。

但是这位18世纪“执笔的亚马逊女战士”又何尝能彻底摆脱理性与情感的两难?除了《为女权一辩》这样的理论书写,她也是作家、小说家。她的小说基于个人经验而展开对于女性生存困境,女性与家庭亲人关系的探索。在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窥见另一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更加感性真实,而非咄咄逼人的理论家;她也不避讳她的困惑、感伤,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人的状态,而非一尊神圣不可亲近的女性主义偶像。

鉴于国内还没有出版她的自传体小说《玛丽:一本小说》,我们只能从《漫长的旅行: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中信出版社2020年1月版)这本书信散文集来理解这位女性主义哲学家的情感与文学世界。

重估女性主义先驱的男性依恋

独立,永远成为照顾者,而不是那个需

要被照顾的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她母亲、弟弟妹妹、朋友范妮无可争议的守护者。她照顾病危的母亲直到她离世;她送一个妹妹去巴黎,供她两年的生活;她把弟弟送入海军学习,试图解决父亲的债务,照顾已故女友的遗孤。哪怕自身陷入莫大的经济困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作。甚至在与依姆林的爱情关系里,她也努力尝试独自承担,主动拒绝了依姆林的求婚。

的确,依姆林的始乱终弃,移情别恋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她曾为此两次选择自杀,这成为后人评价作为女性主义先驱的玛丽言行不一争议之处。评论者似乎容不得半点作为先驱的女性主义者对于男性的依恋、依赖。伤痛终究是伤痛,任何强大的个体也无法完全释然。玛丽并不回避情变对于她的伤害。但我认为,依姆林的情感背叛也许不是玛丽表现出脆弱的根本所在,玛丽本人也许更需要的是那个从整体上压制女性的社会的一种认同,而这种被认同感是任何男人女人一种深刻的精神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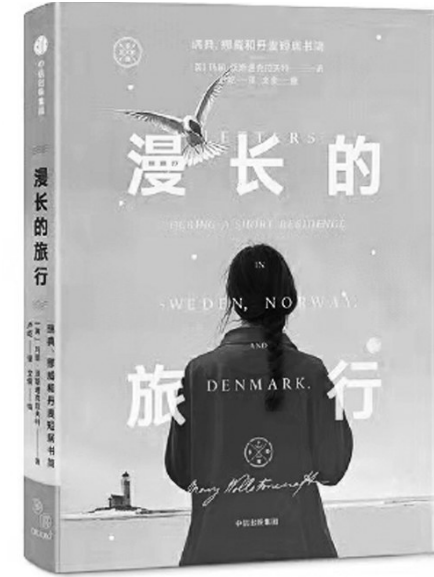
在求认同的精神需求上,玛丽还没有走出早期自由女性主义者的思想领地,信奉“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的假设,主张人生而平等”,因而在实践中,她也在乎他人(包括男性情侣)与正统社会的接纳,她还没有发展到差异女性主义者、文化女性主义对女性自身独特性的自足认知。

玛丽真正匮乏的不是爱人(男性)欲望的、情爱的认同,在后续的信件中,读者可以清晰地触碰到玛丽情感上对自己近乎苛刻的理性。像她这样的女子,在18世纪后半

品鉴坊

另一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读《漫长的旅行: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



叶注定只是孤独的存在。换个角度,应是情郎依姆林还无法真正追赶、欣赏玛丽的独特价值。在智慧与人性的优雅上,依姆林未必能与玛丽媲美。也许至今,仍没有多少男性可以接受女性恋人对自己理性、透彻的评价,甚而依然坚定地爱着这样善于思考的女友。这不是玛丽脆弱的问题,而是男性需要自我审视的问题。如果定要说玛丽有对男性与爱情的依恋、妥协,这是时代的局限,而非沃斯通克拉夫特个人的局限。

她已然独立,甚至独立到令所有男性敬畏。18世纪,孤身一个女子,带着孩子,在还未开化的北欧大陆旅行,随时面临不可知的危险,其行为本身就令人惊叹。

每一个玛丽都是那个玛丽

玛丽是一个常见的女孩名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个孩子也叫玛丽,后来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妻子,写出了非同寻常令人不安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当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她有着那个时代其他玛丽鲜有的自决独立和求知欲。正如有人评价与玛

丽同时代的女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她追求的是桂冠,而其他女性追求的是花朵。”玛丽的追求与人生与众不同。

但玛丽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她无法克服那个时代加诸身上的所有枷锁和痕迹,即便她奋力反抗,依然会想象男性的垂怜和爱慰。所以在她的小说《玛丽,一个故事》和《玛利亚:或女人之委屈》中,才会探讨有趣的“情感悖论”,“她的女主人公一方面强烈地反抗男性主宰和男性暴力,但另一方面却依然梦想着父爱般的呵护。她既同情终成牺牲品的母亲,又对她充满怨恨……最终,在经历一系列失败后,玛丽决定为他人而活,做一个本分的‘有女人味’的女人。”这本直接取材于她个人经历的故事,实际上揭示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玛丽坚持认为,“理性是公民资格的基础,理性包含着克服或控制爱情与热情的能力。”但这并不能成为人们质疑她小说创作与个人情感实践中复杂表现的理由。那是关乎人性中理性与情感的永恒较量,理念与实践无法严密咬合的错位。每一种较量和错位都是一个动态发展中人的不同面貌。人不是一个生而成型的凝固符号,玛丽也不是一个只能贴理性标签的女性主义者。

这本书,出版商将它列为“多喜北欧”系列图书,将其作为推广北欧——瑞典挪威冰岛风情的文化书,辅以精美的地图和风光明信片。玛丽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感受力是异常优秀的。书中,她对北欧诸国奇异的自然风光,游历国情人情世故,她都表现出卓越的观察力,以精准的文字传达其神韵。

同样为小说家,后来成为沃斯通克拉夫特丈夫的威廉·戈德温评价《漫长的旅行》:“她讲述了她的悲伤,让我们充满了忧郁,并为之动容。”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罗伯特·骚塞也说,玛丽的北欧来信,让他“爱上了那里寒冷的气候、霜冻和白雪,以及那北方的月光”。

而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了解女性主义理论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另外一面稀有而令人期盼的阅读新资源。我更愿意从这样的视角,而非满足旅行休闲读物的需要,向朋友们推荐这本精致而真诚的书。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文学院)